

李注秋先生著



上海新圖書館公司
發行

愛國小說

戰地鶯花錄

第五回

借貲財氣死孟宗魁

求子息樂殺王无咎

且說書雲小姐的父親孟宗魁在閩省當着清苦教官自停止科舉以來他那所得的束修已漸漸有些入不敷出誰知堂堂的一個清室眨眼之間宗社爲墟政體既變所有各省的廣文先生自然淘汰得乾乾淨淨孟公經此打擊格外灰心世事本擬挈眷回鄉又因爲囊橐空虛川資不繼不得已便僑居福建一時間不作首邱之想了無如自家雖已賦閑至於家中用度依舊不能減省他那位如夫人春鶯衣飾釵環脂香粉黛尙不時的同老先生絮聒孟公不得已初則將自家平時所聚蓄的那些名人墨蹟琴劍圖書一件一件取出來售賣聊資餬口無奈私囊有限耗用無窮不上一兩年已是四壁蕭條家無長物加着春鶯訴諱之聲終日不絕逼着孟老先生向林家

第五回

借貲財氣死孟宗魁

求子息樂殺王无咎

一

去告貸孟老先生那裏肯折這身分後來被逼不過默自思索除得此策竟無別法少不得下氣低聲來同林杰啓齒諸君知道那林杰又是個一錢如命的始則猶迫於親戚分上勉強借貸了些後來見孟老先生漸漸來得膩煩了竟自冷嘲熱諷不但一毛不拔而且責備孟老先生不善持家累及親友起來孟老先生這一氣也就非同小可罰誓再也不上林杰的大門林杰不識孟老先生的爲人尙恐他將來糾纏不清公然在自家那座大廳上面兩根廊柱上用紅箋寫起一尺占方的大字一邊是至親好友領罵不借一邊是前欠未清免開尊口彷彿是一副對聯一般（既然有那賢郎在門牆上貼着議員官銜自然有這賢父在大廳上貼此不倫聯語可稱雙絕）孟書雲小姐是個極精細極聰明的人知道他這尊翁寫此聯語的用意背地裏也不知道流了許多眼淚遂不免借着歸寧爲名將自家按月的月錢積蓄起來悄悄帶給他父親使用遇着不足的時候又典質些首飾借貸貼補孟

老先生雖然感激他這愛女的用心。却顧慮到林家人口繁多。萬一被他們知道了。不獨將我看得一錢不值。還怕連累着女兒受氣。有時反勸書雲小姐。不可如此。轉是春鶯以爲林家富有資財。在書雲小姐這一方面。定然如取如携。不難源源接濟。書雲小姐雖將自家所處的境遇。一一告訴他。兀自不肯相信。都還疑惑。書雲小姐慳吝。故意粧這委屈樣子。來欺他老父。書雲小姐也就懷着滿腔冤憤。無可表白。因爲怕春鶯糾纏。也就輕易不敢回家。走動他父親。却也不來怪他。惟有春鶯在背地裏百般怨詛。忽的有一天。春鶯瞞着孟老先生。自家坐了一乘小轎子。徑向林家而來。也不去謁見林氏婆媳。轉鬼鬼祟祟的走入書雲小姐房裏。書雲不免吃了一嚇。却又不故意慢。少不得殷勤接待。暗中便探問他的來意。春鶯扭頭扭頸的。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小姐你是最玲瓏不過的。試猜猜我來訪你何意。書雲小姐勉強笑道。姨娘心裏的事。我如何得知。還得請姨娘明白表示了罷。春鶯笑道。

你爹是古板的人。小姐是知道的。我便偶一思量出門去散散心兒。他都沒有命的攔着。好像我一出去便溜跑了一般。好不容易昨日有幾位朋友約我出城去逛逛。難得你爹竟自應允了。我心裏十分喜歡。但是一件你爹近來的境況很是不濟。這是小姐知道的。簡直連一件漂亮衣服都穿不上。身還是我出了一個主意。將冬季裏幾件皮衣。命僕人們揀出去質。當纔另製了一身紡綢衫褲。式樣倒還新。我穿起來給你爹看了看。他兀自高興笑得兩隻老眼睛幾乎要合了。縫難得他又替我想着說衣服倒還不差。只是手腕上沒有一副金鐲。畢竟不能同那一班姊妹們爭勝。我也曉得小姐你那副鐲子在去年被我們當了。至今還不曾有款子贖出來。還你心裏很是抱歉。如今也是情非得已。你爹叫我同你斟酌。請你同你那位弟媳婦借一副鐲子出來給我撐撐面子。第二天上便仍是我親自送過來。雙手交還。包不誤事。不知小姐還放心不放心呢。書雲小姐剛聽得這裏不由愕了一愕。尚不

曾回。答。春。鶯。忙。接。着。冷。笑。道。小。姐。這。又。何。必。故。作。疑。難。呢。誰。家。親。戚。不。同。親。戚。通。融。借。點。首。飾。我。們。又。不。至。連。夜。逃。跑。了。大。不。過。一。兩。百。塊。錢。物。事。你。爹。同。姨。娘。雖。一。時。拮。据。不。見。得。將。來。就。沒。有。發。迹。日。子。說。起。來。叫。人。感。嘆。呢。當。初。你。爹。在。任。上。的。時。候。甚。麼。金。獅。子。銀。哈。兒。你。姨。娘。都。有。只。要。有。人。說。一。句。要。借。的。話。我。從。來。不。曾。打。過。一。個。啞。聲。兒。不。料。得。如。今。開。口。向。人。便。這。樣。煩。難。書。雲。小。姐。笑。道。姨。娘。這。話。又。冤。屈。我。了。我。豈。敢。有。一。毫。藐。視。姨。娘。的。心。只。不。過。我。那。弟。媳。近。數。年。來。都。是。同。我。面。和。心。不。和。的。我。也。不。知。道。那。一。件。事。曾。經。得。罪。了。他。閃。得。我。在。這。家。庭。之。間。淺。也。不。是。深。也。不。是。姨。娘。也。不。用。生。氣。我。便。去。他。那。裏。替。姨。娘。借。一。副。金。鐲。至。於。他。答。應。不。答。應。這。個。却。不。敢。預。必。春。鶯。冷。笑。道。小。姐。這。話。說。得。冠。冕。呢。肯。不。肯。的。權。柄。雖。在。他。借。不。借。的。用。心。還。在。小。姐。小。姐。若。是。果。肯。替。我。出。力。料。想。你。那。弟。婦。斷。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只。是。怕。小。姐。不。願。意。耽。着。干。係。那。可。就。難。說。了。……春。鶯。這。幾。句。話。分。

明刺入書雲小姐心坎裏書雲小姐真是委屈不過也不再同他辨駁隨即站起身來命房裏侍婢們伺候着姨姐我去就來說着徑自三脚兩步的走入前一進屋內却好看見英舜華正獨自坐在房裏面前放一本小說在那裏瞧着書雲小姐便將春鶯要借金鐲的話匆匆說了一遍猜着舜華未必肯輕易答應却不料舜華的脾氣又自與常人不同平時雖然不滿意書雲小姐此番見他來替他母家的人借貸首飾轉有意的要賣弄他首飾充足忽地笑嘻嘻的請書雲小姐坐在一旁笑着問道難得嫂子的姨姐也知道向我借金鐲只是我的金鐲有好幾副呢不知道他要那種式樣兒倒是請你們姨娘向這邊來親自揀選也好……說着方噉聲喊進一個侍婢便將這話告訴了他侍婢去不多時果然春鶯已盈盈的走來含笑向舜華行禮舜華那裏有正眼看他兀自待理不理轉忙着將自家那個首飾匣子重沉沉的向桌上一攔啓開匣蓋一件一件的取出來堆積滿案光華燦爛耀得

春。驚。眼。睛。幾。乎。睜。不。開。來。心。頭。便。覺。得。有。些。跳。得。不。住。暗。想。世。界。上。竟。有。如。此。慷。慨。好。義。的。人。我。不。信。我。家。這。小。姐。竟。自。將。他。這。弟。媳。說。得。十。分。慳。吝。你。想。他。同。我。並。不。認。識。一。經。聽。見。我。和。他。借。鐲。子。使。用。他。毫。不。留。難。我。想。除。得。這。鐲。子。以。外。便。和。他。再。多。借。幾。件。料。必。也。是。肯。的。……心。裏。正。在。這。般。盤。算。早。見。舜。華。遞。過。一。付。鳳。攢。珠。的。鐲。子。在。書。雲。小。姐。手。裏。書。雲。小。姐。忙。接。過。來。重。又。交。給。春。驚。春。驚。一。眼。又。瞧。見。那。匣。子。裏。一。支。赤。金。耳。挖。重。又。笑。道。這。支。耳。挖。子。一。發。請。二。少。奶。奶。借。給。我。罷。明。天。一。齊。送。還。二。少。奶。奶。可。使。得。舜。華。抬。頭。將。春。驚。望。得。一。望。隨。卽。將。那。赤。金。耳。挖。拿。出。來。說。這。有。甚。麼。使。不。得。橫。豎。是。我。們。嫂。子。同。我。借。的。我。將。來。便。和。嫂。子。要。還。怕。靠。不。住。麼。好。利。害。至。於。這。位。姨。娘。呢。我。們。却。是。初。會。只。要。我。們。嫂。子。做。個。保。人。便。是。借。去。一。百。件。也。正。不。妨。嫂。子。你。看。我。這。話。可。是。不。是。呢。書。雲。小。姐。只。得。點。了。點。頭。春。驚。非。常。得。意。拿。了。首。飾。向。舜。華。謝。了。又。謝。舜。華。早。去。收。攬。物。件。也。不。理。他。春。

驚見首飾到手也再不向書雲小姐房裏去坐。逕自上轎回家去了……著者到此却有一句話要向諸君交代明白。那個春鶯姨娘口口聲聲告訴書雲小姐都說是有幾位女友約他出城遊玩。因爲首飾不齊便由孟老先生分付他來向他女兒的弟婦借貸金鐲使用。這句話不獨欺了書雲小姐。怕連閱書諸君都一齊被他欺了。那孟老先生的爲人雖是一介寒儒。却生性是一介不與一介不取。第一個耿直人物。他豈肯因爲縱容小妻出門遊覽。覲顏向人家挪借首飾去裝潢門面。原來春鶯這一次舉動。全是他私心籌劃。以借貸爲名。騙取人家財物。自從孟老先生卸職以後。家計雖然日就蕭條。至於柴米油鹽百凡拮据。依然全行仰仗孟老先生去。一一料理。稍不遂意。勃谿話諍之聲。他這閨房之中。也不會有一日安靜。孟老先生被他纏障。不過也沒有別法。只得躲向他那一座小書房裏。捧出些太上感應篇。以及朱子語錄等書。攤在案上。高聲朗誦起來。借資排遣。春鶯暗暗發笑。見孟老

先生不來理會他。他也不去理會。孟老先生好在他的女友甚多。倒有一大半是福建著名的賭棍。彼此聯絡起來。便成日夜的在賭局上過活。一年計算有三百六十日。他確有七百二十個半日不離賭局。大凡一個女人家。酷嗜賭博。若是有人去勸誠他。他總笑着說。彼此藉着這頑意兒消遣。沒有許多輸贏。他一共不曾想到這每日酒食的開支。僕婢的賞資。以及頭家的頭錢。暗中銷耗。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又有誰來替他們填補。況且有時候贏錢到手。好像是意外獵取來的一般。毫不愛惜。任情揮霍。贏得越多。用得越快。及至輸得一場兩場。只得質衣鬻物去償還人家。並非他爲人信實。因爲凡是賭友不怕輸錢。只怕輸了錢。不設法給人。別人就要同他斷賭。寫盡賭鬼心事。孟老先生在任時候。入款尙多。春鶯便有時賭輸了。尙不致十分爲難。目前是日用尙且不足。孟老先生那裏還有這筆餘資。交給春鶯浪費呢。也不是孟老先生沒有這權力去阻攔他。也因爲自己年事就衰。娶了這

花枝一般的女娘，種種不能愜其心願。老夫而娶少妻者，實有如此苦況。若再遇事箝制，也防着要激而生變。所以明知道春鶯溺情賭博，也只好裝着痴，轉給他個不聞不見，轉是春鶯去赴夜局。他老人家反酣然熟睡，休養精神，再沒有那般恬適。意在言外，春鶯不赴夜局，其苦可知。讀之使人失笑。無如春鶯今年入春以來，賭運欠佳，無日不賭，却又無賭不輸，不獨同賭的人掛欠不少，轉又向別人借了好些款子，說也奇怪，只要銀子一經到手，那銀子好像生了腿腳一般，便會如飛的跑向別人面前去了。想攔也攔不住，只急得春鶯三尸神炸，七竅烟生，再從賭局上窺探別人對待自己的神情，簡直有些不高興。同自家入局模樣，那些債權的人，又不時的同自家囉唆，弄得春鶯一個千玲百巧的人，漸漸的竟無計可施。一籌莫展，平時雖有些釵環首飾，早已典賣略盡也。虧他左思右想，想出一條好法子來，便同書雲小姐商酌去，借他弟婦英舜華一副金鐲，一根赤金耳挖回來。他的初

意原想將這兩件首飾權時質押在典舖子裏將這一筆錢拿出來償還債務誰知一眼看見這白花銀子不覺又心煩技癢暗念與其拿着還人不如借此孤注再賭他一兩場一樣將以前所輸的錢一齊翻轉過來這也是意中之事主意已定次日便喜孜孜的捧着銀子重又去賭不到兩日功夫不但沒有翻本的指望白白的將費盡心機騙取來的首飾轉又不翼而飛不脛而走春鶯這一番的懊喪自然不消說得再講到英舜華借那兩件首飾的用意不過要叫他嫂子同那個春鶯姨娘知道他富有資財纍纍珍寶並非同春鶯有甚麼特別感情忽然做出這慷慨通財的舉動來既已達到我這賣弄家私的目的僅僅隔了一夜便穿梭價的差遣自家侍婢向書雲那裏催促送還鐲子並那根赤金耳挖書雲明知他姨娘春鶯來借首飾決非出自他老父之意其中定然另有作用（此語補得甚好不然真將書雲寫成一個呆人矣）但是如今既已被他將這兩件首飾略騙了去也叫做

無法可施。心中正自悶悶不樂。再加着舜華毫不容情。疊疊的叫。人來索取。先前都用言語搪塞。乞他寬限。幾日後。來被逼不過。又不見春鶯將那首飾送還。只得差遣自家房裏用的一個僕婦。悄悄到春鶯那邊。將他弟婦催促的話告訴他。並懇切叮嚀。如若業已用過。便交給來。帶回。最妙春鶯始猶百般掩飾。拿話支吾。繼而因爲書雲小姐那邊催促得太緊。他轉老羞成怒。竟自出言不遜。說這點首飾論理。便不歸還我家小姐。也不能逼取我的性命。他若是果然等待不得。便請他替我還給人。也不算過分。僕婦們回來。遂將這番話一一的告訴書雲小姐。可憐書雲小姐又急又氣。背地裏只管滴眼抹淚。只恨自己母家境況艱難。不能替自家爭氣。反做出這不體面的事來。落人褒貶。……如此延挨。已非一日。看看將近有半個多月了。舜華本來生性暴躁。那裏再容納得下。這一天。便親自走到書雲小姐房裏。指着書雲小姐詰問。口口聲聲便說他串通他的姨娘來騙取自家首飾。若是不趕緊

取出來交還。便要同書雲小姐。勢不兩立。書雲小姐含羞帶淚。剖辨了幾句。舜華益發大怒。雙手將書雲小姐。靠近窗口的。統奮舉起來。慣向地下直擲。得落花流水。林氏在隔房。業已聽見這邊吵鬧。得利害少不得過來詢問。詳細。舜華那裏容得書雲小姐分辨。滔滔不絕的。將前日的事告訴林氏。林氏也覺得書雲小姐這件事。做得不合情理。又重重申斥了書雲小姐。幾句。這時候舜華的罵聲。書雲小姐的哭聲。林氏的吆喝之聲。直鬧得沸反盈天。烟舞漲氣。恰好林耀華剛在前面書房裏。同林福議論着國家大事。思量將省議員的名目。改換前清知縣的頭銜。尙在躊躇未決。耳邊猛聽得內室裏。這種聲息。接連又有家人上前稟告。兀自說得不甚清楚。耀華更不怠慢。撇下林福。隨卽大踏步奔進來。查問原故。纔知道便因爲前日借貸首飾的事。耀華當時便冷笑了幾聲。指着舜華說道。別人家既然窮得沒有首飾去裝體面。誰叫你白白多事。把來借給人家。你須知道這一班沒體面的人。借時是

一種面目。你要索還時，他便又換了一種面目。我不怪人家不好，我總怪你多事。要借給他的不好……耀華這幾句話，原是冷譏熱諷，分明奚落書雲小姐。偏生遇見那位舜華，體會不出他的意思，還只當他丈夫真個不，以他借的爲然。其怒愈甚，猛向耀華臉上啐了一口唾沫，也就哭着鬧起來。說你不該當着人給我沒臉，你不幫着我同人家索還首飾，該你編派我的。不是大跳大鬧，直鬧得三面不得開交。幸虧耀華平素最畏懼他，這位夫人慣了的，除得用袖子將臉上唾沫抹了抹，却一句不敢開口。兩片腮頰兒氣得像個癩蝦蟆似的，忿無可洩，只說了一句：你們也不用只管在家裏胡鬧，冤有頭，債有主。嫂子既然說是他們姨娘借的，我立刻坐轎子到我們太親翁那邊，親自同太親翁去坐索，橫豎我們那位太親翁，他是最講體面的人，也不至於借了你們女人家的首飾，便想圖賴不成……說完這話，立刻吆喝人去預備轎子。可憐此時書雲小姐正坐在一旁飲泣，猛然聽見耀華要去會

他父親知道父親若是曉得這件事，必然要氣出別的岔枝兒來，也顧不得羞耻，隨即搶至耀華身旁，一把扯着他的袖子，哭着攔道：「好二叔，你不須性急，包在我的身上，不出三日，定然將這兩件首飾交在弟媳手裏。此刻却千萬不要去同我的父親接洽。」耀華剛受了他夫人滿肚皮惡氣，正是無可發洩，今見書雲小姐忽的走來攔他，轉急得暴跳如雷，雙足亂頓，舜華見這模樣，轉不哭了，冷笑望着耀華說道：「你們瞧瞧他說的這風涼話兒！左一個三日，右一個三日，如今不知有許多三日了！可想他這其中情節，顯見得是無私有弊了！」囑林氏也放下臉，對着書雲小姐說道：「好孩子，既不是你串通作弊，耀兒要去同你父親接洽，也是正辦。你苦苦的攔着他，又是何意呢？」（爲書雲小姐設身處地着想，實是左右爲難，春鶯之罪，真無可恕。）耀華更不容分，辨使勁，掙脫了書雲小姐的手，真個如飛的跳出前進，乘着轎子去會孟老先生去了。我如今且不須絮絮敘述耀華如何同孟老先生索欠，徒把

來占我篇幅料想當時定然沒有好話對付這孟老先生只表這孟老先生送過耀華出門之後他老人家那副枯澀面皮立時由紅而紫由紫而白比死人臨終嘆氣還要難看十倍手足冰冷一屁股坐向一張藤椅子上只管唉聲嘆氣停了一會又回過兩隻枯眼左右望了望猛向一個僕婢問道姨太太這一會子在那裏呢僕婢掩口笑道午後姨太太到方公館姨太太那裏翻牌不是曾經告訴老爺的這一會子老爺如何忽又忘記了轉問起我們來這幾句話轉將個孟老先生問得無言可答頃刻痰氣上壅雙睛反插口角邊涎流不止半截身子直挫下去（老人真不禁氣）僕婦們方纔大驚一時間沒了主意好在門房裏使用了一個老僕聽見內裏這個消息飛也似跑進來擁抱着孟老先生騰出一隻手向他胸口使力揉搓只不見醒轉那個老僕益發慌促遣了一個僕婦快去請姨太太趕緊回來僕婦答應了高一腳底一腳的忙着去報信給春鶯幸喜這方公館離自家公館尚不